

裘錫圭學術文集

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裘錫圭學術文集

第三卷

金文及其他古文字卷

復旦大學出版社

目 錄

“錫朕文考臣自厥工”解	1
“匚侯獲巢”鼎銘補釋	2
說“玄衣朱褱衿” ——兼釋甲骨文“𦉳”字	3
史牆盤銘解釋	6
說“𦉳 𦉳 白大師武”	18
關於郢太府銅量	21
昭明鏡銘文中的“忽穆”	22
《武功縣出土平安君鼎》讀後記	23
西周銅器銘文中的“履”	27
說或簋的兩個地名——“棫林”和“胡”	33
釋“建”	39
“廩人”別解	43
說金文“引”字的虛詞用法	45
談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中的幾個字(與李家浩合著)	50
一、關於“𦉳音”	50
二、關於“坪”字	52
三、關於“𦉳”字	54
釋“無終”	61
關於晉侯銅器銘文的幾個問題	67
釋“受”	77
也談子犯編鐘	83
關於子犯編鐘的排次及其他問題	92
晉侯蘇鐘筆談	97

沂南陽都故城銅斧應爲西漢遺物	101
戎生編鐘銘文考釋	102
桐伯卣的形制和銘文	122
楚器探研	132
應侯視工簋補釋	142
變公盨銘文考釋	146
讀速器銘文札記三則	167
一、卣	167
二、鬲獫狁	171
三、不肖唯死	171
商銅鬲銘補釋	173
猷簋銘補釋	176
談談三年垣上官鼎和宜陽秦銅釜的銘文	187
復公仲簋蓋銘補釋	
——兼說琿生器銘“寢氏”	195
戰國貨幣考(十二篇)	205
一、秦垣一銜圓錢考	205
二、榆次布考	206
三、圓肩圓足三孔布彙考	208
四、鄠布考	216
五、慮虜布考	217
六、穀布考	218
七、鑄布考	219
八、燕安陽布考	219
九、高安布考	220
十、圃陽布、圃陽刀考	221
十一、莒刀考	222
十二、明刀“中”字考	224
致王毓銓先生函	230
戰國平陽刀幣考(與李家浩合著)	235

談談“成白”刀	239
先秦古書中的錢幣名稱	248
關於“異泉”或可讀為“當泉”的一點意見	271
戰國璽印文字考釋三篇	272
一、釋“胎”及从“胎”諸字——“焰”、“窞”、“癩”	272
二、釋“脂”	276
三、釋“絲”及从“絲”諸字——“輦”、“嚮”、“戀”、“鬻”	277
淺談璽印文字的研究	286
“諸侯之旅”等印考釋	291
古璽印考釋四篇	297
一、釋與廡有關的幾鈕秦印	297
二、釋“騎右將”印	300
三、釋“猛”	302
四、釋“度”	302
“司馬聞”“聞司馬”考	305
關於石鼓文的時代問題	307
詛楚文“亞駝”考	320
讀《陝西綏德縣四十里鋪畫像石墓調查簡報》小記	326
戰國文字中的“市”	330
談談隨縣曾侯乙墓的文字資料	345
關於曹氏朱書罐文字釋文	358
讀考古發掘所得文字資料筆記(二則)	359
一、滿城陵山二號墓出土的所謂“宮中行樂錢”和“銅骰”	359
二、鬱平大尹馮君畫象石墓大門南柱題記	361
《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讀後記	363
殷周古文字中的正體和俗體	394
說字小記	411
一、說“敝”	411

二、說“尹”	412
三、說“制”	414
四、說“恩”“聰”	415
五、說“吉”	416
六、說“去”“今”	418
七、說“歌”“昌”	421
古文字釋讀三則	424
一、釋“土”	424
二、釋“邠”	425
三、釋“寓”“遑”	427
《說文》與出土古文字	434
釋“賈”	440
戰國文字釋讀二則	444
一、戰國玉璜銘考釋	444
二、“於王既正”印考	447
釋古文字中的有些“恩”字和从“恩”、从“兕”之字	451
解放以來古文字資料的發現和整理	464
談談學習古文字的方法	467
吳大澂	475
金石收藏家的齋名與其藏品	482
董作賓	487
古文字學簡史	490
古文字研究五十年(與陳劍合著)	503
推動古文字學發展的當務之急	508

“錫朕文考臣自厥工”解

在不久前出土的“孟簋”的銘文裏，有“毛公易（錫）朕文考臣自昏（厥）工”之語（《考古學報》1962年1期3頁【《集成》8·4163】）。

我認爲“自厥工”這個詞組所說明的，不是“臣”的等級，而是“臣”的來源。“毛公錫朕文考臣自厥工”的意思，就是毛公從他自己的工奴中拿出“臣”來賞賜給孟的父親。如果按字直釋，則是：毛公賞賜孟的父親以出自他的工奴的“臣”。

我們提出這樣的看法，是有其它西周銅器銘文作根據的。中觶銘說：“王易（錫）中馬自口侯四鬯。”（《歷代》卷十一【《集成》12·6514】）御正衛簋銘說：“懋父賈（賞）卣（御）正衛馬匹自王。”（《三代》6·49【《集成》7·4044】）這兩條銘文裏的“自口侯”和“自王”，都應該是說明所賞賜的馬的來源的。大概王賜給中的馬，是“口侯”進貢的四匹鬯；懋父賞給衛的，則是王賜給懋父的一匹馬。上引孟簋銘文，語例和這兩條銘文全同，“自厥工”當然應該和“自口侯”、“自王”一樣，是說明處在它前面的那個詞所代表的事物的來源的。

“自”字的這種用法，在甲骨卜辭和典籍裏，有時也能見到。《京津》1176【《合》7092】的一條卜辭說：“貞：其出（有）媿（艱）自南。”“有艱自南”的意思，就是有從南方來的壞事情。《詩·大雅·大明》說：“有命自天，命此文王。”“有命自天”的意思，就是有從天上來的大命。這兩個“自”字的用法，和上引諸銘中的自字，基本上是相同的。

原載《考古》1963年5期，又載《古文字論集》，今據後者收入。

“□侯獲巢”鼎銘補釋

《考古》1965年9期《陝西長安張家坡西周墓清理簡報》，載有該墓出土的7號鼎銘文拓片（見448頁【《集成》4·2457】），釋作“毖戾隻巢，孚厥金，□用乍罈鼎”（見449頁）。細按拓片，“金”下一字實乃甲冑之“冑”，虞簋、小孟鼎等皆有“冑”字，與此形近，可證（參《金文編》434頁1036“冑”字條，科學出版社，1959【見1985年版546頁】）。由此可知銘文不當在“金”字斷句，而應在“冑”字斷句。周人常用俘獲的銅武器鑄禮器或用器。西周後期的麥生盨銘說：“王征南淮尸（夷）……麥生從，執訊折首，孚戎器，孚金，用乍（作）旅盨。”（《三代》10·44【《集成》9·4459】）麥生用俘獲的戎器鑄盨，□侯用俘獲的銅盃鑄鼎，其事相類。

原載《考古》1966年2期（署名裘錫章），又載《古文字論集》，今據後者收入。

說“玄衣朱褻衿”

——兼釋甲骨文“𧣾”字

扶風莊白村新出土的戎方鼎銘文有如下一句：

王𧣾(《論集》編按：此字應從于豪亮《說俎字》釋作“俎”)姜事(使)內史友員易(錫)戎玄衣朱褻衿(衿)(見《文物》1976年6期57頁【《集成》5·2789】)

玄衣朱褻衿就是有朱褻衿的玄衣。衿是衿、襟的古字，《說文》：“衿，交衽也。”褻字从衣从戲，是個前所未見的新字，需要加以研究。

從古書和古文字資料來看，戲應該是𧣾字的古體。古代稱搏虎為暴。《詩·小雅·小旻》說“不敢暴虎，不敢馮河”，《鄭風·大叔于田》也有“檀楊暴虎”之語。古書裏有時把疾暴的暴寫作𧣾，例如《周禮》的“暴”字就大都寫作𧣾。《文選·蕪城賦》李善注引字書說𧣾是古暴字。從字形上看，𧣾字从虎，應該就是暴虎之暴的本字。這個字也見於西周晚期的壘盨和戰國時代的詛楚文，但寫法與古書略有出入：

勿事(使)戲虐從獄

壘盨(見《歷代》15·151【《集成》9·4469】，原稱寅盨)

內之則𧣾虐不辜

詛楚文

《集韻》、《類篇》都收𧣾字異體𧣾，與詛楚文合。郭沫若先生在《詛楚文考釋》裏說：“𧣾即暴虎憑河之暴，字不从戒，實象兩手執戈以搏虎。《周禮》古文作𧣾，从武，殆係訛誤。”(見《天地玄黃》)這是很正確的。壘盨𧣾字从戌，戌本象戈鉞之類武器，从戌與从戈同意。這兩個𧣾字或从升，或不从升。這跟金文“執”字有執、執二體(見《金文編》557頁。《自選集》編按：見1985年版705頁)，是同類的情況。由此可以斷定，戎方鼎褻字所从的戲也是𧣾字。褻字顯然是从衣𧣾聲的形聲字，應該就是古書裏的“褻”字的異體。

《說文》：“褻，黼領也。从衣，暴聲。”《爾雅·釋器》：“黼領謂之褻。”《詩·唐

風·揚之水》“素衣朱褱”，毛傳：“褱，領也。諸侯綉黼丹朱中衣”，鄭箋：“綉當爲綃（此讀可能不確）。綃黼丹朱中衣，中衣以綃黼爲領，丹朱爲純也（純指衣緣）。”衿（衿）在古代也訓爲領。《詩·鄭風·子衿》“青青子衿”，毛傳：“青衿，青領也”，正義：“《釋器》云：‘衣皆（今本《爾雅》作“皆”）謂之襟’，李巡曰：‘衣皆，衣領之襟’，孫炎曰：‘襟，交領也’。衿與襟音義同。衿是領之別名，故云青衿青領也。”《顏氏家訓·書證》謂“古者斜領下連於衿，故謂領爲衿。”方鼎銘的“朱褱衿”，應該是指以黼紋裝飾的有丹朱純緣的下連於衿的斜領。“玄衣朱褱衿”，就是有這種斜領的玄色上衣。

認識了金文的𧣾字，甲骨文的𧣾字也就可以連帶認出來了。甲骨卜辭裏也有一個从戈从虎的字：

壬辰卜，爭，貞：其𧣾，隻（獲）？ 九月。

壬辰卜，爭，貞：其𧣾，弗其隻（獲）？

乙 6696【《合》5516】

𧣾 𧣾 淩虎？

燕 643【《合》10206】

貞：乎（呼）比𧣾侯？

乙 2661【《合》697】

（《論集》編按：《乙》4645【《合》3332】有同文卜辭，“虎”旁省作“虎”）

這個字所从的戈旁倒寫在虎旁之上，以戈頭對準虎頭，顯然是表示以戈搏虎的意思，無疑也應該釋作𧣾。上引前兩條卜辭，卜問如去搏虎能否有獲。第三辭說“𧣾淩虎”，就是搏淩地之虎的意思。第四辭的𧣾是侯國名。

甲骨卜辭裏還有一個从水从𧣾的地名字：

壬寅卜，才（在）曹，貞：王步于𧣾，亡𧣾（災）？ 前 2·5·2【《合》36828】

𧣾 才（在）𧣾[貞]：[王]步于𧣾，亡𧣾（災）？ 後上 11·9【《合》36955】

殷人往往在有水之地的地名字上加水旁，例如地名函也作涵，地名婁也作淩之類，舉不勝舉。𧣾無疑就是𧣾侯的封地。古有暴國。《爾雅·釋樂》填字下釋文：“《世本》云暴辛公所作也。”《太平御覽》卷五九一等引《世本》宋均注謂暴辛公是周平王時諸侯。暴國之地後來爲鄭國所有，就是《春秋》文公八年公子遂會雒戎於暴的暴，故地在今河南原陽縣一帶。甲骨文的𧣾跟古書的暴應該是一個地方。上引第一辭是殷王在曹地時所卜的，卜問從曹步於𧣾，會不會逢到災禍。郭沫若先生認爲卜辭的曹“當是衛之曹邑……今河南滑縣南白馬城即其地”（《通》743 片考釋）。

滑縣在原陽東北。曹、暴兩地相距不過一、二日程。殷王在曹地卜步于暴,是非常合理的。

甲骨文裏還有一個象以手執仗搏虎的字:

☐小臣☐𠄎(此字上端似略殘)? 甲914【《合》27887】

☐子卜:王其𠄎糞(此當是地名)☐? 人文1845【《合》30998】

這很可能也是𠄎的異體。(《自選集》編按:从“支”从“虎”之字亦見商周之際的戲作父癸爵——《金文總集》3921【《集成》14·9024】——,近人或釋為“號”,待考。)

根據甲骨、金文裏𠄎字的字形,還可以糾正古人訓詁上的一個錯誤。《詩·鄭風·大叔于田》毛傳:“暴虎,空手以搏之。”《呂氏春秋·安死》及《淮南子·本經》高誘注也都以“無兵搏虎”解釋“暴虎”。從古文字字形看,暴虎可以使用兵仗。認為只有“空手”“無兵”而搏虎才叫暴虎,是不正確的。古書裏又常常把暴虎解釋為“徒搏”(見《爾雅·釋訓》、《詩·小雅·小旻》毛傳、《論語·述而》集解引孔注)。這大概是比較早的古訓。很可能最初說徒搏是指不乘田車徒步搏虎,漢代人錯誤地理解為徒手搏虎了。

《論集》編校追記:

唐蘭先生在發表於《文物》1976年6期上的《用青銅器銘文來研究西周史》一文裏也把褊釋作褊(38頁注4)。我們這篇文章是在故宮博物院看到戎方鼎以後寫的,早在1976年年初就交給了《文物》編輯部,但一直被拖到1976年底才發表(文中把銘文出處注為《文物》1976年6期,是看校樣時添加的),所以沒有提到唐先生的文章。

原載《文物》1976年12期,又載《古文字論集》、《裘錫圭自選集》、《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今據《裘錫圭學術文化隨筆》收入。

史牆盤銘解釋

扶風莊白一號西周青銅器窖藏的發現，是解放後西周青銅器最重要的一次發現。這群青銅器中的史牆盤，銘文長達二百八十四字，內容也很重要，尤其引起人們的注意。但是盤銘中有一些不常見的文字和用語，釋讀起來比較困難。本文是對盤銘的初步考釋，錯誤一定很多，希望同志們提出批評。

先把盤銘的釋文抄在下面：^①

曰古文王，初敦蘇(和)于政，上帝降懿德、大粵(屏)，匍(撫)有^②上下，迨(會)受萬邦。綏(訊)^③圉武王，適征四方，達(捷)殷畷民，永不巩，狄(逖)虛咎^④，伐尸(夷)、童。審(憲)聖成王，ナ(左)右綏(綏)餒(糗)^⑤剛

① 盤銘拓片見《文物》1978年3期，14、15頁【《集成》16·10175】。

② “匍有”讀為“撫有”，見《積微居金文說》62頁。

③ 金文“訊”字一般左邊从“口”，右邊象以“糸”縛人之手形。“糸”與所縛人形也可以分開寫，如號盤的“𦉳”（《金文編》110頁【見1985年版141頁】）。盤銘此字从“索”，與从“糸”同意。所从之“𦉳”與一般象人伸着兩手的“𦉳”字有別，實象繫縛兩手的人形，所以定為“訊”字。

④ 此字屢見於甲金文，有釋“咎”釋“長”二說。甲骨文四方風名中南方風名用此字（《京津》520【《合》14294】），胡厚宣先生釋“咎”，楊樹達指出古稱南風為凱風，“豈”、“散”古音相近（《積微居甲文說》56頁），可證釋“咎”是正確的。（《論集》編按：此字與甲骨文咎字有別，不能比附。）

⑤ 此字屢見於金文，尚有以下幾種寫法：

𦉳(𦉳鼎，《金文編》1029頁【見1985年版1289頁】)

𦉳(段金𦉳鼎，《三代》3·17【《集成》4·2365】)

𦉳(大鼎、大簋，《金文編》276頁【見1985年版347頁】)

𦉳(段金歸簋等，同上437頁【見1985年版550頁】)

字象米在有蓋之器或皿中，又从“曼”（曼）聲。𦉳鼎此字“又”、“口”互易位置，“口”側寫。金文中這種亂換偏旁位置的現象並不少見，可參看《金文編》“寶”字（413、415頁【見1985年版516—525頁】）。𦉳鼎又把象器蓋的“亼”寫作“今”。這也許是由於“今”、“侵”古音同部，有意改寫為“今”。上引第三、第四兩形从“帚”聲，與甲金文“寢”字多作“帚”、甲骨文“侵”字多作“掃”同例（看唐蘭《殷虛文字記》）。《說文》：“糗，以米和羹也，一曰粒也。从米，甚聲。”籀文作“糗”，古文作“糗”。“侵”與“甚”、“醫”、“參”等字古音同部，聲母也相近（“侵”亦作“蓼”）。金文“餒”、“餒”等字應即“糗”之古體。

鯨(鯨)⑥,用鞏(鞏)⑦馭(馭)⑧周邦。卨(淵)蕞(哲)康王,兮尹啻(億)疆(疆)。宏(宏)魯邵(昭)王,廣鞏(答)⑨楚刑(荆),隹(唯)寔(貫)南行。崑(祗)覲穆王,井(刑)帥字(訖)誨(謀),釁⑩寔(寧)天子。天子圉(恪)⑪履(續)⑫文武長刺(烈),天子贊無句,隸邢⑬上下,亟獄迨慕,昊炤亡(無)吳

- ⑥ 鯨還鼎“鯨”字作“鯨”(《金文編》591頁【見1985年版756頁】),此加“又”,象以手用“糸”釣魚。《詩·小雅·采芣》“之子于釣,言綸之繩”,鄭箋:“綸,釣繳也”,即釣竿上用來釣魚的生絲繩。“鯨”、“綸”古音同部,“綸”在韻書中有“古頑”一切,透露出它們的聲母在古代也是相同的。“鯨”應即訓“釣繳”的“綸”的初文。甲骨卜辭中屢見地名“鯨”(《乙》191【《合》9378】、《京津》3512【《合》24382】、《前》5·45·5【《合》48】等),過去誤釋為“漁”,據盤銘可定為“鯨”字。甲骨卜辭的地名“鯨”,當即少康所居的綸(《左傳·哀公元年》)。在今河南虞城縣東南。
- ⑦ 此字从“壘”(壘),“戕”聲。金文屢見“鞏帥井……”之語,號叔旅鐘作“啓帥井……”(見《兩周金文辭大系》,以下正文及注中所引的見於《大系》的銅器,不再加注)。可知“鞏”實从“戕”得聲,故“鞏”可讀為“鞏”。
- ⑧ 此即見於甲骨文和歌尊的“卨”字(古文字中“丑”、“又”形通,从“鬲”之字往往在“鬲”下加“火”)。《說文》“微”字古文作“微”,故“馭”可讀為“微”(看唐蘭《弻尊銘文解釋》,《文物》1976年1期63頁)。
- ⑨ 此字从“支”,“能”聲。《說文》謂“能”从“呂”聲,三台星的“台”《史記·天官書》等作“能”,可證“能”、“台”古音極近,故釋此字為“答”。
- ⑩ 此字金文習見,通常寫作“釁”,舊多釋“鍾”。今按金文有“𠄎”字(《金文編》697頁【見1985年版894頁】),出現時代較“釁”為早,應即此字初文。貉子卣有“𠄎”字(同上174頁【見1985年版224頁】),也應是一字。其字當从“田”聲。“田”、“陳”古音極近(齊之田氏即陳氏),金文“陳”字从“東”,此字从“田”聲而又加“東”旁,並不奇怪。《尚書·君奭》有“割申勸寧王之德”語,《禮記·緇衣》引作“周田觀文王之德”,鄭注:“……今博士讀為‘厥亂勸寧王之德’。”疑此語第二字本作“釁”,《緇衣》所引本依其聲旁讀為“田”,傳《尚書》之今博士則誤以左半之“鬲”為聲旁而讀為“亂”。“田”、“陳”、“申”古音相近(《說文》以為“陳”从“申”得聲),故古文家又讀此字為“申”。毛公鼎有“今余唯釁先王命”之語,牧簋、蔡簋、大克鼎、師匚簋等皆有“今余唯釁稟乃命”一語。諸“釁”字讀為“申”,文義似頗妥貼。(《論集》編按:關於此字,參看本書所收《談曾侯乙墓鐘磬銘文中的幾個字》。)
- ⑪ 讀此字為“恪”,見《積微居金文說》30頁。
- ⑫ “履”為“饋”字古文,見《玉篇》、《集韻》、《汗簡》等書,字或从“尾”作“履”,《集韻》“饋”字下亦有古文“履”,蓋借“饋”為“饋”,與盤銘同。
- ⑬ 此字从“邑”,“丁”聲。“丁”象“笄”形,應即“笄”字初文。《說文》“开”字从二“干”(與干戈之“干”本作“𠄎”者非一字)。甲骨文“𠄎”字及金文“𠄎”字所从之“干”皆作“丁”(《殷虛文字記·釋𠄎》)。甲骨文又有𠄎字(《甲骨文編》869頁),象女人頭上插二“笄”,當即“妍”字初文。凡此皆可證“丁”為“开”所从之“干”的本來寫法。幾父壺記受賜之物有“丁奉(?)六”(《扶風齊家村青銅器群》圖三【《集成》15·9721】),疑即笄。“丁”和“开”的關係,應與“屮”(古文“艸”字)和“艸”的關係一樣,是一字的繁簡兩體。所以盤銘此字應釋為“邢”,可以看作地名字“汧”、“𠄎”的異體。六國古印有“𠄎”字,疑當釋“訖”(甲骨文𠄎字也可能是“訖”)。古印又有“𠄎”字,舊釋“𠄎”(《古徵》6·6),疑亦“邢”字。

(敦),上帝、司(后)^⑭稷亢保,受(授)天子毳(縮)令(命)、厚福、豐年,方繼(蠻)亡(罔)不覩見。青(靜)幽高祖,才(在)散靈(靈)處。季(粵)武王既戡殷,散史刺(烈)且(祖)迺(乃)來見武王,武王則令周公舍園(宇)^⑮于周,卑(俾)處甬(容)。吏(唯)^⑯乙且(祖)遼(弼)匹阜(厥)辟,遼猷匄(腹)心,子厥齋明。亞且(祖)且(祖)辛,窳屍(毓)子孫,繫猶(髮)多犛(釐),濟角鬣光,義(宜)其種(禋)祀。畬厚文考乙公,遽越晃屯,無諫(責)農嗇(穡),歲^⑰鬻(稼)^⑱佳(唯)辟。孝晉(友)史牆,夙夜不冢(墜),其日蔑曆,牆弗敢取(沮),對揚天子不(丕)顯休令(命),用乍(作)寶尊(尊)彝,刺(烈)且(祖)、文考弋(式)窳受(授)牆爾鬣福,裒(懷)猶(髮)泉(祿)、黃耆、彌生,龕(堪)事阜(厥)辟,其萬年永寶用。

這篇銘文的前半篇是稱頌周王朝諸先王和當時的天子的。最後提到的先王是穆王,天子當然是穆王的兒子恭王。所以這件銅器的時代非常明確,是研究西周銅器斷代的一件重要標準器。銘文後半篇簡單敘述了器主史牆^⑲家族的來歷,稱頌了幾個先人,最後以自贊和求福之辭結束。

銘文前半篇有韻。政、粵是耕部字。王、方是陽部字(上文“曰古文王”的“王”和“迨受萬邦”的“邦”,也可以看作與“王”、“方”為韻)。巩、童是東部字。王、邦、

⑭ 古文字正反往往無別,唐蘭先生認為“司”、“后”二字古本同用一形,可從(唐說見《考古》1977年5期346頁。按:史牆盤和叔夷鎛的“司”字確應讀作“后”,但甲骨文以及商代和周初金文裏稱呼王配的“司”字是否應讀為“后”,仍是一個有待討論的問題)。

⑮ 同窖所出76FZH1:8號鐘有與盤銘類似的語句,“園”作“寓”。《說文》以“寓”為“宇”字籀文。“舍寓”亦見五祀衛鼎(《文物》1976年5期56頁【《集成》5·2832】)。

⑯ 讀“吏”為“唯”,據《珂尊銘文解釋》(《文物》1976年1期63頁。按:嚴格講,語氣詞“吏”與“唯”仍有一定區別,參看《綜述》102頁)。

⑰ 甲骨文“歲”字多省作𠄎等形(《甲骨文編》62頁),故知此即“歲”字。此字字形與“戍”難分,“戍”、“歲”古音相近,也有可能是借“戍”為“歲”。

⑱ 此字甲骨文屢見,舊多釋作“嗇”(《甲骨文編》251頁)。盤銘上句用“嗇”,下句用“鬻”,可證它決非“嗇”字。《詩·魏風·伐檀》毛傳:“種之曰稼,斂之曰穡”,“鬻”象禾藝田中,應是“稼”的初文。甲骨卜辭或曰“今其雨,不唯鬻”(《後》下7·2【《合》9619】),或曰“鬻黍”(《明》479【《合》9617】),或曰“率口(此字不識,為一地名)鬻”(《南》師1·130【《合》41543】)。“鬻”釋作“稼”,文義似皆可通。

⑲ 史牆之名亦見師酉簋。解放後由於匄簋的出土,曾一度把師酉簋的年代拉得很晚。如果此盤和師酉簋的史牆確為一人,師酉簋便可能是懿王元年器,匄(詢)簋可能是懿王十七年器,師匄簋可能是孝王或夷王元年器。唐蘭先生曾定匄簋為恭王十七年器(《文物》1972年11期53頁)。這樣,師酉簋應為恭王元年器,師匄簋應為懿王元年器。但是師酉簋的器形似乎不能早到恭王元年,師匄簋所載王命也與懿王即位時形勢不合。

王、彊、王、行是陽部字。(《論集》編按：“邦”爲東部字。“永不巩”不當斷爲一句，詳下文“編按”。“巩”非韻脚，自“曰古文王”至“佳寔南行”一段，可以認爲是東陽合韻。“政”“粵”二字不必一定看作韻脚。參看李學勤《論史牆盤及其意義》，《考古學報》1978年2期152頁。)誨、子是之部字。刺、句是祭部字。下、慕、斲是魚部字。年、見是真、元合韻。這些韻脚對斷句頗有幫助。

銘文中諸王的頌詞都自成段落，下面就逐段進行解釋。

銘文第一句是“曰古文王”。《尚書·堯典》開頭的“曰若稽古帝堯”，就是從這種句式演化出來的。這大概是周代人敘述古事時用的一種老套頭。在文王的頌辭裏有以下詞語需要解釋：

斲斲 同窖所出8號鐘有相同語句，“斲”作斲，二字同音。師詢簋也有“斲斲季(于)政”之語。“斲”、“戾”同音，“戾”古訓“定”。“斲斲”應讀爲“戾和”，就是安定和協的意思。

大粵 西周金文數見“粵王位”之語。郭沫若先生讀“粵”爲“屏”，引《左傳》“俾屏予一人以在位”爲證(《大系考釋》21頁)。盤銘“粵”字也應該讀爲“屏”。大屏當指有力的輔佐，“屏”字用法與《尚書·顧命》“建侯樹屏”、《詩·大雅·板》“大邦維屏”的“屏”字相似。

這段頌辭的大意是說：文王能使百姓安定和協，所以上帝降賜給他美好的德行和有力的輔佐，使他撫有上天下地和四方萬國。這跟《詩》、《書》中常見的文王受天命的說法，以及大孟鼎所說的“丕顯文王受天有大命”是一致的。

武王的頌辭有以下詞語需要解釋：

訊圉 “訊”、“迅”古通。“訊圉”也許是迅猛強圉的意思。“強圉”一詞後世只用於貶義，古代却不一定。例如《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晉國中行穆子稱贊自己的軍隊說“吾軍帥彊禦”(“彊”通“強”，“禦”通“圉”)，《周書·謚法》也說“威德剛武曰圉”。

達殷峻民 “達殷”見於《尚書·顧命》：“昔君文王、武王……用克達殷集大命。”近人解釋《尚書》，多讀“達”爲撻伐之“撻”，可能是正確的。“峻民”也見於《尚書》。《多士》：“……成湯革夏，俊民甸四方。”“俊”、“峻”同聲，“俊民”即“峻民”。大孟鼎說武王“峻正厥民”，跟“峻民”也是一個意思。^②“峻”似當讀爲“俊”。《國語·楚語》“有過必俊”，韋昭注：“俊，改也。”“峻

② 看《考古學報》1956年1期96頁。

民”、“峻正厥民”就是使民改正向善，跟《尚書·康誥》“作新民”的意思相近。

永不巩 毛公鼎有“趨余小子囿湛于艱，永巩先王”之語。“永巩”和“永不巩”正反相對。“永”字之義不詳（或疑當釋為“辰”，讀為“俾”）。“巩”似當讀為“邛”（《吉金文錄》1卷1頁）。《詩·小雅·巧言》“維王之邛”，鄭箋：“邛，病也。”鼎銘大概是說懼怕給先王帶來憂恐，盤銘大概是說使民不再困窮。（《論集》編按：“不”上一字寫法與本銘結尾“永寶用”之“永”有異，究為何字尚待研究。“口不巩”不當斷為一句，詳下文“編按”。此處解釋不確。）

狄盧兗伐尸童 這兩句是對文。“狄”與“伐”相對，應該跟曾伯鞏簋“克狄淮夷”的“狄”字一樣，讀為“逖”，是驅除的意思。盧和兗當是兩個方國名。盧大概就是甲骨卜辭的馯方，也就是《詩經》的祖國。^②《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鄭箋：“阮也，徂也，共也，三國犯周而文王伐之，密須之人乃敢距其義兵，違正道，是不直也。”“兗”是“微”字聲符，“微”古讀明母，與“密”字陰、入相轉。“盧兗”應該就是徂、密二國。舊說密國在今甘肅靈臺縣西，徂國當相距不遠。他們緊挨着周人的根據地，所以遭到周人的驅除。據《皇矣》，伐徂、密等國是文王時候的事情。《史記·周本紀》等也說文王伐密須。可能文王征伐時沒有把他們趕得很遠，到武王時才把他們趕到遠處，所以盤銘把“逖徂密”的功勞歸於武王。“尸童”應該讀為“夷、東”。東指處於殷之東方的東國。童是古代的一種奴隸名稱。東國之人多依附殷人而與周人為敵，盤銘把“東”寫成“童”，可能是有意的。一般古書記周初征伐，只提到武王死後周公攝政時有伐淮夷、東國之事。但是《周書·世俘》說武王克殷後“遂征四方”，“凡憇國九十有九國……凡服國六百五十有二”，其中很可能有某些東方之國在內。《周書·作雒》說武王“建管叔于東”，就應該是對東國用兵的結果。所以武王完全有可能伐過“夷、東”。武王死後，“建于東”的管叔都起來叛周，“夷、東”當然也重新反叛了。或以為“伐夷、東”仍應為周公攝政時事，周公攝政時沒有用成王的紀元，所以盤銘記此事於武王頌辭之中，亦可備一說。

盤銘說武王“適征四方，撻殷峻民”，與一般古書相合。“逖盧、兗，伐尸、童”不見於

^② 看《積微居甲文說》46頁。

古書，極為重要。（《論集》編按：“伐”上一字與同銘“斨”字左旁不同形，當從劉楚堂隸定為“𡵓”，讀為“懲”。“□不玃狄虐”為一句，“懲伐尸童”為一句。關於“𡵓”字，參看本書所收《古文字釋讀三則·三、釋“寓”“違”》。本文關於“狄虐兕”的解釋全誤，應刪去。）

成王的頌辭比較簡單。“左右”當指輔佐成王的主要大臣如周公、召公、畢公等。“綏耜剛鯨”之義待考。“肇徹”的“肇”當與《詩·商頌·玄鳥》“肇域彼四海”的“肇”同義。鄭箋：“肇當作兆。”“兆”古訓“域”，當動詞用應是劃定區域的意思。《詩·大雅·江漢》“式辟四方，徹我疆土”，鄭箋解釋為“征伐開辟四方，治我疆界於天下”。“肇徹周邦”大概是開拓確定周王國疆界的意思。

康王的頌辭只提到“分尹億疆”這件事。“億”古訓“安”。師望鼎有“不分不斐”語，《大系考釋》釋“分”為“分”（80頁）。那麼，“分尹億疆”也許可以讀為“分君億疆”，就是分封諸侯鞏固周疆的意思。《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並建母弟以蕃屏周。”盤銘之意似與《左傳》相合。

昭王南征楚荆是一件大事，屢見於古籍和過去出土的金文，盤銘也把這件事當作昭王的主要功績，“廣筴楚荆”大概是廣泛地撻伐楚荆的意思。中方鼎二和中甗都有“王令中先省南國，貫行”之語。“貫行”就是貫通道路。“窶”、“貫”音近，“唯窶南行”的“窶”也應該讀為“貫”。大約作於春秋初年的曾伯黍簠說：“克逖淮夷，抑燮鬻湯，金道錫行，俱既俾方。”與之同時的晉姜鼎說：“俾貫通□，征鯨湯□，取厥吉金，用作寶尊彝。”《大系考釋》指出簠銘的“抑燮鬻湯”與鼎銘的“征鯨湯□”有關，“蓋晉人與曾同伐淮夷也”，又指出“古者南方多產金錫”，“金道錫行者言以金錫入貢或交易之路”（186頁）。這兩件銅器的銘文清楚地說明，周人征伐南方的一個極其重要的目的，是想貫通從南方掠奪金屬的道路。盤銘所說的“唯貫南行”，顯然也應該這樣理解。唐蘭先生曾指出，昭王伐楚荆“第一是為了掠奪南方的銅”（《考古學報》1962年1期37頁），這是很正確的。這段頌辭的開頭稱“宏魯昭王”，宏魯大概是宏大樸實的意思，附釋於此。

穆王的頌辭有以下詞語需要解釋：

祗覲 “祗”古訓“敬”。“覲”字金文屢見，不能確識，用法與“顯”字相近。

刑帥 金文一般說成“帥刑”，就是遵循效法的意思。

字誨 “誨”、“謀”二字古通（《金文編》110頁【見1985年版140頁】）。《詩·

大雅·抑》：“訏謨定命”，毛傳：“訏，大。謨，謀。”“字誨”當讀為“訏謀”，與“訏謨”同意。